



痛歼敌寇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寇敌歼痛

本社編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痛 歼 敌 寇

本 社 編

*

江苏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〇〇一〇号

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南 京 湖 南 路 十 三 号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张 2 5/8 字数 50,000

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第一版

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28,000

目 录

淮海区扎根記·····	刘 震(1)
林公渡战斗·····	刘 震(13)
芦家滩痛歼敌寇·····	曾如清(19)
向上海近郊挺进·····	廖政国(38)
智取新丰市·····	吳立批(47)
宁过九条江 不进杨曹乡·····	馮学如(58)
西瓜与地雷·····	秦欣发(71)
“金絲棉被”·····	祝德胜(77)

淮海区扎根記

刘 震

一

一九四一年七月底，新四軍第四師第十旅，从淮北轉戰到了淮海区。华中局指示，要我們在淮海区安家落戶，实行主力地方化。

十旅要实行地方化，許多同志一时轉不过弯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接到刘少奇同志从盐阜区发来的电报，要我和旅政治部主任高农斧同志到华中局去。望着电报，我們几个旅的負責同志霎时心胸开朗，兴奋满怀。这些天来，我們就渴望见到刘少奇同志，希望得到他的具体指示。我和高农斧同志当即从旅部駐地陈圩子出发，加鞭催馬奔往华中局所在地。

警卫員把我們引进一所小草房里。刘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，正伏在桌上研究工作。看到我們到来，他們立即招呼并和我們亲切地谈话。刘少奇同志先問了我們在路西的作战情况、部队情緒，接着告訴我們：华北斗爭，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加紧张、残酷的阶段；华中的局面，必然随着紧张起来。日寇会更加頻繁、残酷地“扫蕩”，国民党反动派继皖南事变之后，会继续发动对江北各根据地的进攻。刘少奇同志讲到这里，带着征求意见的口吻問我們：“你們有些什么想法？”

• 1 •

今后我們的棋应该怎么走？”

坚持巩固与发展华中根据地，坚决与敌人斗争，这是毛主席一再教导我們的，也是刘少奇同志坚决贯彻的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。当我们说出这个意见后，刘少奇同志说：

“是这样，不管局势如何严重，我们要坚持华中各根据地；在有利的条件下，要积极扩大部队，发展根据地。”

刘少奇同志说：“为了适应新的斗争环境，迎接新的局面，十旅今后的任务，就是在淮海区安家，实行主力地方化。你们怎么想？思想通不通？”

十旅，是皖南事变前从华北南下的一支部队。在津浦路西淮北地区，受到日伪顽军三面夹击，艰苦奋战了近半年，伤亡比较大。到淮海区后，名为一个旅，实际上只有两个团四个营。部队疲惫，人员不足。我们也感到，要恢复部队的元气，要安个“家”，要有个地区作依托；但又担心变成地方部队，怕固定在一个地区，今后不能再机动作战。刘少奇同志似乎早已猜透了我們矛盾的心情，教导说：“你们不要犹豫，不要认为实行地方化是走回头路。这不是回头路，是坚持和发展革命根据地、发展人民武装的正确道路。现在你们一个旅‘化’下去，不要多久，将会有两个旅、三个旅、以至更多的旅成长起来。到那个时候，不仅人数多许多倍，战斗力也会比现在更强。”

天已经到中午了，警卫员问是不是拿饭吃，刘少奇同志说不忙。刘少奇同志这时虽然身体不好，但是仍然不倦地和我们谈下去。以红军、八路军从游击队到正规军的发展规律

为例，深入浅出地讲了许多道理。反复说明当前十旅地方化，就是具体地体现毛泽东同志正确的军事路线。教导我们不要只看眼前，要向远看，向前看，要有全局观念。说到顾全大局，刘少奇同志严肃地批评我们说：“你们在路西，曾几次要求让你们旅的一个团自盐阜区回去，你们就是只顾自己，不顾大局。你们要那个团回去，对不对？”

我和高农斧同志齐声说：“我们没有从全局出发。”

刘少奇同志说：“是嘛，毛泽东同志不止一次地说过，我们的干部，不要目光短小，不识大体；共产党员决不能争兵权。”

刘少奇同志亲切的教导，长时间的谈话，把我们原先对地方化一些片面看法纠正了。刘少奇同志见我们一致表示思想通了，又说：“通了就好。只是光你们通还不行，还要十旅的干部、党员、以至每个战士都通。‘化’下去，就是到人民群众中生根；思想不通，根就扎不深。像种小麦一样，根不深，苗不壮，就难得丰收。”

刘少奇同志又谈了如何“化”下去的问题，最后说：“要紧的是和人民鱼水相依，和地方党、地方政府密切团结，尊重地方党的领导，保持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。”说到关系问题，刘少奇同志特别强调说：“毛泽东同志说过：主力部队与地方党政关系搞不好，军队的同志要负主要责任。”

谈话中，陈毅同志也给了我们许多指示，鼓励我们要坚决“化”下去，并对部队将要发起的反顽战役，作了指示。

吃完午饭，离开刘少奇同志的住处，已经是下午了。凉

爽的风吹拂着。我和高农斧同志并馬而行，谈论着与首长們的会见。虽然今天当面受到刘少奇同志严肃的批评，但两个人都心情舒畅，好似登上了高山，看得更远了。

我們返回淮海区，在实行地方化的前夕，十月間，参加了陈道口反頑战役。陈毅軍长亲临指揮，七旅、独立旅和十旅协同作战，在二师、四师的部队配合下，一举歼灭頑軍王光夏一个旅的大部。这一仗，对淮海区的巩固和发展，有着重大的影响。

陈道口战役结束后，十旅在胜利的欢乐中，像撒种一样，迅速“化”下去了。……

二

主力兵团地方化，地方兵团群众化，是党中央、毛主席根据当时处于“黎明前黑暗”的形势，所提出的英明措施和方針，是我党建軍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措施和方針，体现着毛主席关于“兵民是胜利之本”的伟大思想。这就是把主力部队“化”下去作骨干，培养带动地方武装，进一步开展全民性的战争，造成主力軍、地方軍、民兵三結合的連环，发动千百万人民打击敌人，从群众性的游击运动中，培养新的兵团，以迎接即将胜利的局面。但是，党中央、毛主席的这一英明方針、高瞻远瞩的战略布局，并不是所有同志一下就懂了的。当我们部队开始听到要地方化的消息时，各种各样的议论都出来了，说什么“查查十旅的老家譜，从紅軍时代就是当当响的主力軍，怎么要变成地方部队呢？”“为什

么要变？还不是在路西几仗没打好！”“人家地方部队升级，咱们十旅降级了！”等等。当然，也有不少干部，从道理上懂得不是走回头路，但却担心说：“现在化整为零，哪年哪月再集零为整？”

这时，淮海区地委书记是金明同志。地委对华中局这个决定，极表拥护。旅的负责同志和地委负责同志经过仔细商讨，确定了彻底地方化的具体方案后，立即在部队中进行教育。先干部，后战士，先党内，后党外，通过各种会议，利用各种方式，反复讲清道理，打通思想。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和尖锐的思想斗争，绝大多数同志思想都通了。纷纷表示：坚决响应党的号召，愉快地“化”下去。同时，也还有少数同志，认识浅，接受慢，分配工作时讲价钱，闹别扭。有一位团参谋长，听说要他到泗阳县大队当大队长，他坚决不去，并说：“降级我也没有意见，干革命不是为了当官，我宁愿当连长，也不干县大队长。”这个同志，是西安事变前，从西北军起义来的。照他的说法，从当兵以来，就是干“正规军”。人民军队发展的过程，他只从道理上懂，却没有亲身体会。我们几个旅的负责同志，同他多次谈话，最后他才说：“好吧，我服从分配，只是旅长要打个保票，保证我还能回到主力。”我们对他说：“保票是有的，它不在我们手里；化下去的同志，每人有一张。只有大家从思想上‘化’下去，尊重地方党的领导，亲密地依靠群众，根扎得深，果结得快，根据地巩固、发展，那就能很快回到主力。”

“保票”没有开，他也就半通不通，“化”下去当县大

队长了。

思想地方化，组织地方化，这是坚定不移的方针。旅的番号撤销，旅部和分区司令部合并，党政军实行一元化领导，地委书记金明同志兼分区政委。这以后，七旅二十一团、直属队一部和两个连也到了淮海区，奉命一并地方化。他们和十旅的两个团都全部拆开，一个营、一个连地分编到各县大队去，直属各县委领导，同时，抽调了将近四百多干部“化”到各地方武装里去。个别斗争激烈的边沿区，主力军的干部一直“化”到区、乡，甚至民兵基干队。

淮海区，处于陇海铁路之南，运河之东；它南有淮阴，北有新安镇，西有宿迁。它是连结华北、华中两大块根据地的纽带。从一九三八年起，党就在这里组织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。这时全区有八个县，六个县大队，几十个区中队。基础好的地区，村村都有民兵武装。群众觉悟很高，在淮海区地委和军分区领导下，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十分活跃。这些年来，敌人曾拼命修筑公路，增设据点，但在县区武装和民兵破袭下，始终不能实现他们分割根据地的幻想。十旅，这支急待恢复元气的部队，来到这个地区安家，就好比金色的种子撒进肥沃的土地，在阳光和雨露中，迅速得到滋养，受到培育。没有多久，在党政军民团结一致的努力下，淮海区的对敌斗争，就变得更加活跃了。有的县大队，过去武器差，现在加强了；有的民兵联防队，过去缺少军事骨干，发展受到限制，现在开始大发展。一些原来斗争不甚活跃的村庄，在工作组积极工作，把群众发动起来之后，也犹如初春的草

坪发出片片嫩芽，紛紛追赶先进村庄。整个淮海平原的对敌武装斗争，如春风烈火，迅速燃遍了各个角落。

一九四二年春天，刘少奇同志去延安，路经淮海区时，在我们分区司令部住了一个多星期，当我们向刘少奇同志汇报了“化”下去的一些情况后，刘少奇同志高兴地说：“你们坚决‘化’下去了，并且做出了成绩，这很好。根要扎得深，花才开得好，果才结得大。”

刘少奇同志又告诉我们：淮海区很重要，它是华北、华中两大战略区往来的咽喉；今后斗争将会更艰苦、更残酷；他要我们作好充分的斗争准备。

三

正如刘少奇同志的估计，到了这年冬天——十一月中旬，日寇的大举“扫荡”果然来了。出动的日军有三十五师团两个联队、伪军三十三师、伪专署和各县所属伪军以及地方汉奸地主武装“黑狗队”共约两万人。大的分四路，小的数不清，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，主要矛头指向我分区和地委领导机关。敌人几次扑空后，又采取步步为营的碉堡政策，以沭阳为中心向四面伪化。不到三个月，把我们一个区分割成了四大块，新安上了一百四十多个据点。

敌人以为这样一来，就把我们置于死地了。岂不知，由于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全面开展，真正处于包围中的并不是我们，而是敌人那些“乌龟壳”。当十一月间，我们分区司令部从敌人重点合击的小胡庄跳出后，地委、分区就连夜给各

县发出紧急指示，号召全区人民和地方武装积极展开游击战；同时，为了便于对敌斗争，地委决定，按照敌人分割的四大块地区，组织四个中心县委，县以上武装组成四个支队，由各中心县委直接指挥，坚持各地斗争。地委和分区机关实行精简后，带着一个加强的特务连，今天跳到一支队地区，明天跳到二支队地区，灵活机动地指挥全区斗争。

经过三个月残酷而又激烈的斗争，敌人妄想扑灭我们的迷梦破灭了。鬼子兵在筋疲力尽后，返回了原处；大部分伪军缩进了“乌龟壳”。我们趁敌人收缩的时机，发动了一个全区性的破袭战。支队主力，县区乡武装，民兵联防队，在广大人民的配合下，夜夜出动，破路炸桥，袭击孤立的据点。一个星期之内，把敌人拚了命修筑起来的十字交叉公路大部破坏，使得敌人“接点连线”的计划破产了。

一九四三年三月，春暖风和，富饶的洧河、六塘河两岸，万物苏醒，花开禾绿，我们脱去棉衣，开始了有计划的反击战。四个支队的主力机动使用，先从孤立突出的小据点开刀，像吃西瓜、摘桃子一样，看哪个先熟先吃哪个，哪个好吃摘哪个。有时采取“围城打援”，有时强攻据点，有时突然袭击，拔掉敌人据点。

全分区以下的武装，分区分点看守，包围敌人据点。有条件围困的，困住它，不让据点里的敌人出来抢运粮草；条件不成熟的，采取半围半困。敌人的据点虽然密密麻麻，然而人民游击战争如同汪洋大海。小股敌人出据点，到处受伏击被消灭；大股敌人出据点，我主力和地方武装采取游击战

打击他們。各村联防实行空舍清野，水井填死，粮食藏起，叫敌人找不到吃，找不到喝。民兵、基干队不能强攻据点，便采取“冷枪陣”“土炮战”“火鸡陣”“臭狗陣”等手段对付敌人。有的民兵联防队，把一些古老的土炮抬出来，安上轮子，装上火药和秤砣，夜晚推到据点附近，通通地向里放它几炮。沅阳城南有个敌人据点，修在一个山包上，地方武装和民兵围困了它之后，天天放冷枪，打得伪軍連拉屎都不敢出屋；又在据点外壕里放上許多死狗，营房里臭气熏蒸，一个营的伪軍病倒了一半。当我们支队主力攻开这个据点，战士们走进去时，一个半死不活的俘虏兵向战士们央告说：“老爷，你们把我抬出去吧，又悶又臭，我实在受不了啦！”

斗争的办法真是越出越奇，越来越妙。这使我们更深地体会到毛主席早在《论持久战》中论述的真理：“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，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，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，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。”这时的淮海区就是这样，群众性游击战争的伟大力量，处处开花结果。

分区主力从三月起，也先后发动了唐沟、钱家集、高杨等战役，在区乡游击队、民兵配合下，全区全民性的反击战打了一年，消灭伪軍一万多人，把敌人新修的一百四十个据点，也全部摧垮了。

一天，我们部队活动到运河边，一个通过敌伪軍工作关系介绍来的自称“谈判代表”的人，找上门来。说奉了某日軍大队长旨意，要和我们谈判。他说：“如果你们允许宿迁到

淮阴的运河通航，皇軍就不再向你們区域‘扫蕩’、安据点，并愿贈送一部分枪弹。”

“要是我們不允許通航呢？”我們的同志故意反問了一句。

“皇軍要继续‘扫蕩’，继续向外安据点。”来者帶着几分威胁的口气。

看来，敌人在我們猛烈反击下，軟了下来，学狡猾了。但是我們絕不妥協，革命成果，总是从积极斗争中取得的；跟敌人，根本谈不上“談判”，讲不来条件。于是，我們便向来者作了这样的回答：

“运河，是中国人的运河，决不允許侵略者航行。鬼子出来‘扫蕩’，我們就坚决消灭；他向外安据点，我們就坚决打掉。要談判，条件只有一个：放下武器，一律寬待。”

那个“談判代表”，灰溜溜地跑回去了。

不几天，我們接到情报：鬼子一个中队，在林公渡安据点了。看来，敌人是要拚命保住运河的航线，再一次試試我軍的威力。我們是有言在先，不准敌人安据点。随即集中了一、二、四三个支队，趁敌人立足未稳，碉堡还没修成，一个突然夜袭，把林公渡据点砸开。鬼子一个中队一百多人，从中队长金井起，遭到了歼灭性的打击。并且捉住了五个活鬼子。

从此，运河航线敌人也不要了，他們困守在淮阴、沭阳、宿迁几座死城内，再也不敢出来“扫蕩”了。

最后，敌人为了保持沭阳这个中心据点，便派出鬼子两

个加强小队，想在沭阳城西叶圩、城南十字桥，各安一个据点。叶圩这个据点刚安上一天，就被我一、二支队主力打掉了，全歼鬼子一个加强小队四十多人。十字桥敌人见势不妙，拔腿窜进了沭阳。从此，沭阳变成了一个孤点。我們的根据地往北扩展到了隰海铁路，往东往西南切断了日寇在运盐河和运河上的水上交通。

四

艰苦的反“扫荡”斗争，考验和锻炼了淮海区的军民。人民武装从斗争中迅速成长。主力地方化，全面地开了花，结了果。两年前没有武装的县，在斗争中建立了武装；两年前不足一百人的区中队，在斗争中壮大成了三四百人的县独立团；两年前从主力“化”下去的一个排长，现在带一个连了。开始实行地方化时，向我們要“保票”的那个团参谋长，现在当团长了，带起了一个很整齐的团。一次，他和团政委闲谈，说起两年前要“保票”的事，感慨地说：“毛主席总是要咱们向前看，向远看，这话是懂，可是有时候，就是看不远。你说原因在哪里？”

团政委不加思索地回答：“咱们理论水平低，往往只看到一点，看不到全盘。”

“我想还有一点，”团长又补充说，“凡事从个人出发，眼光就必然短，要‘保票’那时候，我就是从个人想的太多。”

这两个同志的谈心，反映到旅里，使我們深深感到：部队地方化的结果，不仅仅是从数量上发展壮大，同时也支

持了地方的群众工作，坚持了地方的斗争；回过来地方和群众又支持了部队，使武装与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：部队是武装的群众，又是群众的武装，从而应付了艰苦的斗争局面。这些事实，又进一步从思想上武装和教育了广大干部，使同志们在实践中进一步领悟了毛主席的正确人民战争、人民军队的军事思想，懂得了应该识大局，看一切问题都不能从个人得失出发。

为了迎接新任务，积极准备大反攻，在反“扫荡”胜利后，我们依照华中局指示，恢复主力，以便在更大范围机动作战，全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练兵运动，也叫建立模范兵团运动。经过将近半年的练兵整训，各地武装开始升级。支队下成立了团，区队升级为县独立团，乡联防队升级成区队。为支援皖中地区，以第二支队为基础，首先组织了一个独立旅。根据华中局发展江南的指示，又从淮海区选拔了一批从斗争中成长的干部，渡江南下，到天目山地区开辟工作。

独立旅机动出去不久，第十旅的番号也恢复了。这时，它已经不是初进淮海区时的两个团四个营，而是人马充实、武装整齐的三个团九个营了。

日本投降，十旅奉党中央、毛主席的指示向东北挺进后，淮海区新生的子弟兵团，仍然足够三个团。这些新生的武装，就像春天盛开的花，一枝枝，一朵朵，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的照耀下，在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中，竞艳争芳！

林公渡之战

刘 震

一九四三年，淮海区軍民在党的领导下粉碎了日寇的大“扫蕩”以后，紧接着，在一九四四年四月，向敌人展开了局部反攻，連續拔除了一百四十多个敌据点，把敌人压縮在宿迁、淮阴、泗阳、沭阳等几个孤城里。曾被敌人分割的淮海与淮北抗日根据地又恢复了联系；敌人在运河线上的水陆交通，完全被我們切断了。

在我們越来越沉重的打击下，几个孤城的敌人，欲出不得，欲进不能，不但武器弹药装备接济日感困难，就連給养也成了严重問題。因此，它們妄想推行“以点联线”的計劃，来恢复运河线上宿(迁)淮(阴)之間的水陆交通。

八月中旬，有一个伪政府的小官員，通过我敌伪軍工作关系，找来和我們“谈判”。他自称“皇軍谈判代表”，转达“皇軍大队长”的意思，说：“只要你們让皇軍在运河上通航，他們就不出来扫蕩；另外，还給你們十来挺机枪和一部分子弹。如果你們同意的话，皇軍就派人来接洽……”这对我們来说，簡直是一种污辱。日寇侵略我国，两国交兵，居然要送給我們弹药、武器，真是怪事！我們断然回答他：“运河，决不让你們通航。如果日寇还没有接受前次‘扫蕩’失败的教訓，苦头还没有吃够，它敢出来，就坚决消灭它；安据点，就坚决把它拔掉！”